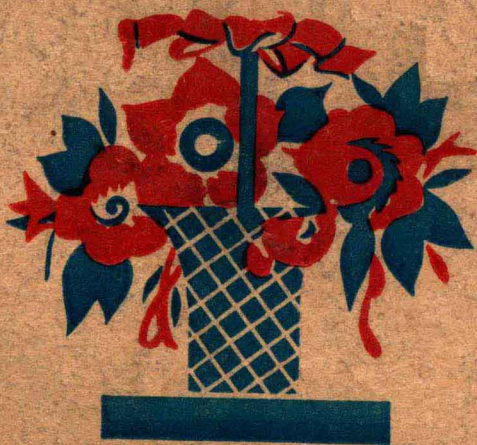


萬葉戲劇新輯

浪淘沙

舒湮著



上海萬葉書店印行

萬 葉 戲 劇 新 輯

浪 淘 沙

舒 湮 著



上 海 萬 葉 書 店 刊 行

中華
民國
三十
五年
十二
月十
日初
版刷

萬葉戲劇新輯

浪淘沙

(六幕劇)

印	發	主	著
刷	行	編	作
者	者	者	者

萬	錢	錢	舒
葉	君	君	
書	甸	甸	湮
店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總發行所

萬葉書店

上海天潼路寶慶里三九號

前記

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於其澤也，不亦勞乎？

——莊子

歷史是人類生存鬭爭進化的紀錄。從清末甲午戰敗到如今，這賦有歷史決定性的半世紀，中國社會發生了本質上重大的變化。五十年來，中國不但在政治上發生空前劇烈底波動，就是一般人的思想行爲，日常生活，也在大時代的洪流中起了變化。我們的同時代者和我們父親一代的先驅者們，都曾在這民族爭取獨立自由民主，爭取進步的偉大的光榮鬭爭底史詩上寫下了一頁。我們中間也許會有負起這一時期革新歷史的任務的；但歷史是殘酷的，史輪永遠無休止的前進著，沒落的被輾成泥沙，一時多少豪傑，灰飛煙滅！前進呀，時代！

本劇的意圖是從一個世宦大家的故事中寫出這半世紀來中華民族的受難，抗爭和復興，除了僅有的幾個眞名實姓的人物外，其餘均屬假託，人物與故事都是虛構。全劇共分三部：第一部浪淘沙，寫甲午戰敗，戊戌政變及庚子拳亂那個動盪時期；第二部醉太平，寫鼎革後中國從封建社會走向資

本主義的過程中的一段逆襲，包括政治上的反動，與民族工業的興衰，直寫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第三部中興頌寫民族危機最深刻時代的動亂，從九一八事變，七七抗戰，直到抗戰勝利，民主浪潮澎湃的時代。

人

物:

夏永清

柳青芝

夏鐸聲

夏宗和

夏鐸民

夏宗岳

夏婉冰

夏宗文

夏婉玉

譚嗣同

老姨太

黃日新

蔣氏

光緒乙未——庚子之間

時
間:
點:

北京——上海

李恭恪

李之春

孚義

玉祿

梁克紹

小叫天

晚香玉

楊菊芬

秋瑾

張富

劉媽

婉冰家僕婦

第一幕

出場人物：譚嗣同 夏鐸聲 張富 蔣氏 夏宗和 夏宗岳 夏宗文 夏婉玉 老姨太

柳青芝 夏永清 李恭恪 夏鐸民

北京，光緒二十一年（乙未）的五月，在左都御史私邸的一間花廳——桐蔭軒。

正面是四扇玻璃和合窗，沿窗橫放一隻楠木馬鞍式長案，一把五蝠雕花加官椅，長案上陳列一具日月星辰輪轉更鼓報時的自鳴鐘，和紅木玻璃匣盛的玉如意，康熙彩釉磁瓶，稍偏近右壁處是兩扇落地正字雕花長門，門窗間望見迴環在廳外的小紅廊，和一桁冰紋畫檻，幾株梧桐，壓著紅廊，濃蔭蔽空，窗口是一排翠竹和海棠，夾植著玲瓏透剔的太湖石和雲根石筍，右壁上張懸倪雲林懋南田的墨畫山水立幅，和王夢樓寫的集古人詩句烏木聯牌，沿壁置紫檀炕牀一具，下面放著一堂紫檀木嵌大理石的如意椅，左壁上掛一幅三希堂帖拓片綾裱橫幅，兩端是灑金御賜「福」「壽」字，一架文杏百寶櫥，陳列了古玩磁器銅鼎香爐之屬，櫥前設洋漆圍基矮桌，兩邊一對青甯小石鼓，櫥那邊近臺緣處是一月榻扇角門，通內室。

〔幕起時，譚嗣同與夏鐸聲對坐而弈。〕

〔譚嗣同，三十歲，資性絕特，個儻有大志，淹通羣籍，能文章，好任俠，操心危，慮患深，行誼磊落，持躬嚴整，面稜稜有秋肅之氣，著湖色紗長衫，束紅鐵線紗坎肩。〕

〔夏鐸聲，二十六歲，左都御史夏永清的長子，舉人，曾隨袁世凱使韓，歸任工部主事，沈雄慷慨，剛正不阿，家學淵源，丰采煥發，受新思潮的激盪，傾向維新，體格魁梧，昂藏英俊，眉宇間顯露挺秀之色，一身青綢大褂，白羅襪，玄緞挖雲粉鞋，一個瀟灑俊逸的世家子弟。〕

〔半晌〕

同：這盤棋下了足有兩刻鐘，依然相持不下，恐怕又要成和局了。（隨意拿起一本書，輕輕扇著。）

聲：（下子）不一定，嗣同兄，你善於出奇制勝，常常不動聲色地，出人不意，掩人不備，使對方措手不及。誰不佩服你的棋法，我看這一局的變化正未可知呢！

同：瞧，鐸聲兄，你的鋒頭來了。這一子，關得好緊。（下子）我這一著反撲，雖說志在急救頹勢，怕也是羊投虎穴，白白送死。

聲：不敢這麼說。

同：可是，你這半邊白子已經保住，剛纔我兩路斜簽下子，被你當頭攔約。這一反閉，連活眼都變成死眼了。

聲：不知怎的，今天情緒總像不寧，心裏一不塌實，手頭就舉棋不定。譬如我方纔明想拆二斜飛，竟被你一子占先，本意是步步爲營，却落得著著落後；祇顧著戀子貪生，而忘掉棄之取勢，按理講：「棋緒多而勢分，勢分則難救。」表面看來，我的白子布滿四方，但是空虛疏闊，到處有漏洞，處處採攻

勢，却處處遭打擊。（下子，連取譚三黑子）

聲：同：（現驚色）你還說呢，一下就被你連奪三子，真是善戰者拔寨攻城於談笑之間。（微笑，隨下一子）不過，我這畸角上，被你連子直入，勒得毫無全眼，已經動彈不得。想是老兄寧輸數子，勿失一先，志

不在小龍（躊躇不即下子）

同：怎麼不下？

聲：同：這一子本想冲突入關，又怕犯了孤軍深入，你看是怎個下法好？

同：如果想取先勢的話，倒不妨斜出一路。

聲：同：但是這頭已被黑子扎住。

同：你要不翹一子，那一片恐怕難保。

聲：真是，顧此失彼。這纔顯出老兄的棋法高明，原來你故意先放鬆幾子，竟是誘敵深入的圈套。（笑）

「棄小而不救，乃有圖大之心也。」

〔譚不語，隨手拈了一子布下。〕

聲：同：完了！完了！大勢已去。（起身欲離席）喲，好熱啊！

同：（以手示意留之）不忙。你躁急什麼？現在勝負的大局還未必已定，祇要懂得「善敗者不亂」這句話，守著謹嚴的綱格，我未必能勝你。

聲：

（坐）這譬如去年甲午和日本在牙山平壤一戰，淮軍的精銳已經喪失殆盡，不可收拾，你難道真求想逼我到劉公島，弄得北洋艦隊也全軍覆沒，纔作城下之盟嗎？

同：

世事倒也真像棋局，想不到我們這堂堂大國竟會敗在那日本蕞爾彈丸的島國手裏。聶士成，葉志超，左寶貴的精兵良將竟會一敗塗地，李鴻章二十幾年來一手訓練的淮軍，收得這樣容易，確是誰也料不到的事。鐸聲兄，你久在袁世凱的幕下，前幾年隨他在朝鮮總理的任上做事，總該明瞭實在的情形罷？

聲：

（慨嘆）人家是戰戰兢兢，準備有素；我們是泄泄沓沓，文恬武嬉。人家是裁減宮廷的費用，節省官吏的薪俸，來補助海軍經費；我們却日夜籌備太后的萬壽大典，停購軍火，把海軍的經費挪作興建頤和園，論辦海軍，我們比日本早；講鐵甲輪船，我們此日本噸位大，數量多。可是，我們的鐵甲船每點鐘走十五哩，人家却走十六哩；我們定遠鎮遠的大礮口徑是三十零半生特，人家松島的大礮却是三十四生特。這怎麼能不敗？

〔夏宅的男僕張富上。他雖是聽差，却有大宅門人家的氣派，見過大場面，態度謙恭謹慎，說話口齒伶俐，一身的服裝雖不盡是綾羅綢緞，但自然乾淨俐落，一頂平頂大帽結的黑緞瓜皮帽端正地戴著，整整齊齊現出稜角摺紋的灰布大褂，腰間束著一條鼻煙色的綢腰帶，雪白的洋布襪，粉底黑緞雙梁鞋。

富：老爺，您敢情是有點餓了，上房教給您跟客人端糴子來。
端來好啦，你先給我沏上熱茶。

〔僕下〕

同：中國的洋務也辦了五十年，什麼機器局，製造局，招商局，方言同文館，文武學堂，開鑛，鐵路，電報，郵政，那一樁沒有辦？辦洋務的大人先生們，以爲洋人的狠，單靠火器凶猛，中國祇要也有開花大礮和火輪船，洋人就不足怕了。這一回我們什麼都跟洋人學，什麼火器都有了，可是打了勝仗沒有？可見僅僅依賴什麼「堅甲利兵」還強不了國的！就連張之洞的一套「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高論，實在也救不了國。

〔富〕上，捧著閩漆盤子，中盛糴子枇杷和篋碟之類，一件件安放在炕几上。然後將搭在臂彎的一件醬色鵝黃滾邊雲紗坎肩遞給鐸聲。

大奶奶說刮風哩，怕您招涼，教給您送坎肩。

你稟大奶奶，我就要出門，換件馬褂來。

喳。（退）

（對譚）你試試舍間自己裏的糴子。

同：（選了一顆枇杷）我倒想嘗嘗你們蘇州的白沙枇杷。（剝了一顆送進嘴裏）唔，的確名品，甜

同：聲：

而不膩，爽口，實厚，核小。（又揀起一枚，一口吞下）唔，不錯，更妙。（又拿了一顆，連皮送入口中咀嚼著，似乎品玩其中滋味的神情）好極了！好極了！就連果皮也甜津津的，好好，好……

（笑）你再嘗嘗這內人親手裏的洗沙糴子。

（率真的）好呀，出諸嫂夫人的親手，當然更是「神品」！我先前倒沒曉得這一點。（一簇戳住一隻糴子，咬了半口）唔，神品，神品！

〔鐸聲的妻室蔣氏，一個舊世家典型的賢慧媳婦，二十五歲，雖不怎麼美麗，但是端莊白淨，自有一番幽嫻的美，態度落落大方，無論在什麼場合，總是和顏悅色的微笑，她對那一套「閨訓」「禮儀」的熟習，在舉止應對間，處處顯現她的有分寸。她看見嗣同，並不覺有甚麼不自在，倒是很從容的應酬著。

譚七爺，簡慢您啦。粗點心一定不中喫？

他剛剛還正誇獎你的糴子是「神品」呢！（三人都不覺好笑起來）

大嫂的一副巧手可真能幹。

（從心的喜悅）那裏說得上呢！請坐。要還勉強能喫，就請多嘗幾個罷！譚七爺是難得來的稀客。要有這樣好喫的東西，不怕我不會天天到府上來打攪。（一氣將半個糴子也喫下）

蔣：同：蔣：同：聲：蔣：

（笑）這不讓您太見笑嗎？（轉對鐸聲）你要馬褂？

聲：我同譚七爺出去。

蔣：我這會子在廚房做點心，待會替你拿來罷。（對譚）譚七爺，您多玩會呀！（下）

同：老兄真好福氣，這樣一位賢淑的嫂夫人，我想這閨房之樂，一定是……（下面的話被笑聲淹了）

聲：同：同兄，你又調侃我了。（笑）我們談我們的。（頓）我看這回戰事就像是直隸一省和日本打，李鴻章一個人對日本一國。這怎麼會不敗？同是一國，而南洋艦隊坐視北洋艦隊失敗不救。不知道張之洞劉坤一是什麼居心？

同：那幾艘木殼破船還是不來的好，來了也毫無用處，不堪一擊，甚至不等敵人開火，半途自己擊沈，擱淺都難預料。

聲：同：這麼說，洋務也真難辦。

同：問題不在洋務本身，却在徒學西學西法而不知善於運用。洋人講富國強兵固然靠機器，可是運用機器的是人，有了機器沒有人，和沒有機器又有什麼分別？日本不過三島小國，自從明治維新以來，倣行西法，亦僅僅三十多年，但人家是鼓起精神來幹，他們的軍隊不過十幾萬人，快船水雷艇也祇二十幾艘，但人家能够同心協力。這就是彼此的不同。

聲：同：同兄，你看國家的前途有希望嗎？自從道光年間鴉片一戰，丟了香港，英法聯軍攻破北京，又割讓九龍，俄國平白地吞去了東三省一大片土地。幾乎是每戰必敗，敗必喪師辱國，割地賠款，這次

馬關議和，傳說日本的條約非常苛刻，不但喪失朝鮮，而且割讓遼東、臺灣、澎湖，賠款二萬萬兩。這樣下去，眼見大好河山，四分五裂，就如此被人瓜分吞併了不成？

現在戰敗割地賠款，固然可恥；然而時勢所逼，已經無可奈何。我們要救國，惟有急求雪恥，發奮圖強。中國有二十二行省的土地，四萬萬的人民，說是不能復仇雪恥，自立自強，我決不信。

聲：（思索其語）自立自強（轉念）嗣同兄，我知道你是位新人物，足跡遍天下，博覽羣書，通達時務，在瀏陽提倡新學，很得一般人的信仰。這裏也有個強學會，是一位廣東南海縣的舉人康有爲辦的，你也曉得這位先生嗎？

同：不瞞老兄，我這次從湖南來北京，正是專誠拜訪康先生。你怎麼會知道他的？見過面嗎？我從家嚴口中聽見過他的名字。據說前次會試他曾經上書請皇上變法，摺子被壓在都察院，終於沒有遞上，可是傳開了，大家都知道有這回事哩。

同：（堅決地）對哩，如今要自強，必須革新，革新必須變法。假使從前早能變法，也不致有今天的大禍；今天要能變法，還可以避免將來的大禍，再不變法，恐怕來日大難，真不堪設想了。

聲：可是已辦的這許多洋務，難道不是變法嗎？何以外國行了就富強，而中國行了就一無成效？我真不懂。

同：鐸聲兄，變法不是表面文章，而在改絃更張，實心實力的實行。你看那班講洋務的士大夫，知道有

兵事而不知道有民政，知道有外交而不知道有內政，知道有朝廷而不知道有國民，知道有洋務而不知道有國務。他們以爲中國的政教風俗，無一不比外國好，就是槍礮輪船機器及不上洋人。所謂洋務，僅此而已！本來，這些洋務都能够行得通，辦得好——

可是現在却樣樣行不通，辦不好。

同：聲：

這正因爲上下蒙蔽，奸蠹叢生，有了洋辦法，却没有洋精神，上體太尊而下情不達，從上面督撫司道到下面老百姓，如同門堂十重，重重絕隔，浮圖百級，級級難通。雖說我們人民四萬萬，而執政行權能通達於上的，不過一些少數的公卿臺諫督撫大人而已，百姓即使有好意見也無從上達。你看眼前的情形，還不正是康先生所說的「辦事不核實，以粉飾爲工，疾苦不上聞，以摧抑爲理」這樣的變法，還不如不談爲好。歸根究底的毛病，就在一個「昧」字！

聲：

（感動）這番議論確是切中時弊，乘這時和議既定，國恥方新的時候，痛定思痛，革舊布新；那麼雖受了一次悲慘的教訓，而轉敗爲功，重建國基，也還容易。

同：

要果真能够臥薪嘗膽就好，祇怕日子不久，又是一番歌舞升平的景象了！

〔天色轉變，陽光收斂，飄來一陣風，烏雲漸從遠天掛起。〕

（無限感喟，凝視殘局的圍碁）這局中殘棋，待誰收拾啊！

同：聲：

（親切而熱誠地握住鐸聲的雙手，侃侃而談。）鐸聲兄，這局中殘棋正待你我來收拾！如今國勢

聲：

危迫，我們生當今日，正應該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救國的責任，不在別人，而在你我一輩有志的少年們肩上。爲了國家，爲了真理，雖殺身滅族，亦所不辭。耶穌以一匹夫，而遭受當世的迫害，在十字架上受難，他的十二門徒，也都被慘殺。可是至今傳教的信徒們，依然勇往直前，不顧生死。這樣耶穌教的精神，所以纔能橫絕五大洲，歷二千年而不衰。今天中國能鬧到新舊兩黨流血遍地，方有復興的希望。

我相信你的話是對的，今天的責任全在我們少年身上，我們強，國家也強。我們獨立，國家也獨立。我們自由，國家也得到自由。我們進步，國家也有進步。那班老朽和這世界告別的日子不遠了，而我們少年方纔踏進這天地，前程浩浩，後顧茫茫，來日中國爲生爲死，爲主爲奴，興亡成敗，全看我們自己。嗣同兄，小弟願追隨你一同奮鬥！

鐸聲：今天下午我們在松筠庵開會，等康有爲先生講演完了，希望你能和他談談。

（興奮）那好極了，我可以當面請教請教。

我們決定聯合十八省晉京趕考的舉人一千三百人，公車上書，請皇上拒和遷都，立刻變法。我們馬上去。

現在時間還早。（望窗外烏雲，面現憂戚）剛纔好好的太陽，怎麼一下又變了。天那邊掛上了烏雲，怕是要下雨。今天是端午節，五月初的天氣，就這樣悶熱，料到早晚會下雨的。

同：真的下雨，可掃興。

〔隔室傳來兒童嬉笑聲漸漸走近。這是鐸聲的一羣兒女——宗和宗岳宗文穿著簇新的衣服，襟頭掛了些小玩意——紅綠絲線包裹的茴香角黍，宗文的額頭還用雄黃寫上一個「王」字，他們一夥爭先恐後，跳踉地擠進花廳，像是被追逐的一羣頑皮的小花狗。〕

岳：（頑皮地嚷著）姑姑，我們到花廳裏哩！（背身向廳退入，不提防被門檻絆了一交，宗和宗文跟在後面，祇顧後面追趕來的婉玉，沒看見地上摔倒的人，一步跨入，隨勢跌在一團。）

〔婉玉，十七歲，是夏府裏一顆光采的明珠，有世家名門閨秀的風度，溫婉嫻靜，天真大方，感受了點新思潮的影響，在思想和行爲上都含著一股清新之氣，她是這羣女子中間唯一不纏足的，從這一點也看出她的「文明」和堅強。烏油油紮著紅綆的辮子，拖在湖綠琵琶襟摹本緞襖背後，更顯出豔麗丰姿，她的眼睛被蒙上一條粉紅的絲帕，雙手摸索前進。一羣小姪兒正和年輕的姑母玩著捉迷藏。〕

婉：（乘勢捉住宗岳的袴脚）捉住了！捉住了！（狡猾的宗岳驀地一骨碌爬起身，推開婉玉。婉玉順手摸著宗文的脚，宗文掙扎，甩開婉玉，鞋落在婉玉手中，宗和見機一溜煙跑了，正和鐸聲撞個滿懷，莽子摔灑地上。）

和：（驚）爸爸（奪門而走）